

第六十一章 遊園驚夢（上）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姚太監今天先去的範府，在府上沒找著人，不知道這位正在養傷的提司大人跑哪兒去了，竟是連尚書大人都不清楚，那位身份特殊的小範夫人也不在府中，竟是尋不到人去問範閑的下落。

可是陛下還在宮裏等著，這下可急壞了姚太監，問清楚了小範夫人是回了林府，他才領著侍衛往那邊趕，湊巧在路口碰見了這輛馬車，如果不是侍衛眼尖認出一名範閑的親隨，隻怕還會錯過。

看著氣喘籲籲的姚太監，範閑歎了口氣說道：“我還要回林家接人，怎麼這時候讓我入宮？”

陛下傳召，還這麼不急不慢應著，真快急死了姚公公，他哪裏見過這麼不把宮中傳召當回事兒的臣子？他與範府向來交好，也不好多說什麼，隻是催促道：“陛下的旨意已經出了老久了，小範大人您要再晚去，隻怕陛下會不高興。”

範閑苦著臉應道：“自然是要去的。”也見不得老太監在雪天裏站著，招呼他進了馬車，一行人就往皇宮的方向駛去，另安排了人手去林府通知妻子。

“老姚，給句實話，出什麼事兒了？”範閑半靠著養神，雙眼微眯，沒有看這太監頭子一眼，範府向來把這些太監喂的極飽，所以他也懶得再遞什麼銀票。

姚太監如今其實也不怎麼敢接範家銀票了，啞啞賠笑著說道：“這...做奴才的怎麼知道？您去了就得了。”

範閑搖搖頭，佯怒罵道：“你這家夥，做事不地道。”忽頓了頓說道：“打聽件事兒。”

姚太監豎起了耳朵。看了看馬車四周沒有什麼閑雜人等，壓低了聲音說道：“大人，什麼事兒？敢說的我都能說。”

“上次懸空廟裏...那幾個太監怎麼處理了？”範閑皺著眉頭。

姚太監一凜，微怔了怔之後。舉起手掌平攤在自己的咽喉上，劃了一道。

範閑麵色未變，卻不知道心頭是如何想法。他知道這是必然地結果，太監的隊伍裏出了刺客，在場的人自然逃不了一死，隻怕宮裏還要清洗一大批。

“老戴呢？”

“沒。”姚太監歎了口氣說道：“他是老人，陛下是信的過地，隻不過受了牽連，也不能在太極殿呆了...想著上兩個月，因為他那不成才侄兒的事情。被都察院參了一道，他在宮中就過的難堪，後來好不容易。陛下瞧在淑貴妃的麵子上，將他重新提了起來用。”

他看了範閑一眼，範閑沒有什麼表示。姚太監並不清楚範閑與戴公公之間的銀票之緣，究竟深厚到了什麼地步。

“沒想到又遇著謀刺之事...老戴的運氣也算是倒黴到了家。這不，什麼職司都被除了。還挨了十幾記板子，被發配到司庫去，這麼大把年紀的人。在這大冷天裏下苦力...姚太監與戴公公是同年入的宮，雖然平日裏互相之間多有傾軋，但此時看著對方傾然倒塌，不免也有些物傷其類，拈袖在眼角擦了擦。

“老戴...熬幾天吧，等陛下的火氣消了再說，能保住條老命就不錯了。”範閑搖了搖頭，又問道：“那如今在太極殿當值的是誰？”

“洪竹。”姚太監看著範閑疑惑地臉，小聲解釋道：“一個年輕崽兒。今年開始跑太極殿和門下這條路，陛下喜歡他辦事利落。”

“傳旨的事兒也讓那個...洪竹做？”範閑好奇問道。

姚太監搖搖頭，說道：“他哪有這個資格身份？”

馬車剛過新街口就被姚太監喊停了，鄧子越有些不滿意，畢竟宮前這片廣場極為寬闊，這飄雪的冬天裏，讓傷勢未愈地提司大人坐著輪椅過去，實在有些過份，也不怕凍著大人了。

“幾位官爺，沒法子。”姚太監委屈說道：“上次出了事兒之後，禁軍內部大整頓，如今這些兵爺們個個跟狼似地盯著所有人，那陣勢，恨不得將入宮的所有人都給嚇走。”

範閑聽了兩句，說道：“別難為姚公公了，我們下吧。”

鄧子越有些惱火地看了宮門處一眼，將範閑抱下馬車，放到輪椅之上，趕緊打開黑布大傘，遮在提司大人的頭頂上，身後早有旁的監察院官員推著動了起來。雪粒擊打在黑傘之上，微微作響。

姚太監沒這般好命，拿手遮著頭，和身邊的幾個侍衛搶先往宮門處趕了過去。

範閑整個身子都縮在大氅裏，躲著迎麵來地寒風，半邊臉都讓毛領遮著，還覺著一股寒意順著衣服往裏灌，頭頂天光黯淡，雪點之聲淒然。

...

宮門外的禁軍與姚太監交待了手續，吃驚看著廣場中間正在緩慢行走的那行人。風雪中，那行麵色冷漠地便服官員，正推著一把輪椅，輪椅上隻有一把黑傘牢牢地遮住了由天而降的雪花，一星半點都沒有漏到輪椅上的那人身

上。

“今天沒傳院長大人入宮啊？”這位禁軍隊長驚訝說道。

“是範提司。”

眾人一驚，禁軍隊長趕緊帶著一拔人迎了上去，替輪椅上那人擋著外麵的風雪，將這一行人接到了宮門處，稍一查驗，便放行入宮。

北風在吹，雪花在飄，鄧子越推著輪椅，行過正殿旁那條長長的側道。隨著宮牆角沿的顏愈來愈深，在宮牆右側的那道門前終於止了步。

早有太監打起了素色地大傘，牢牢地遮在範閑的頭頂上，前呼後擁。小心萬分地接著這位年輕地傷者入了後宮。

鄧子越站在後宮門外，看著提司大人在裏太監們的簇擁下越來越遠，麵色雖然平靜，卻不知道心裏在想些什麼，一粒雪花飄落下來，將將落在他地眼角上，讓他眯了眯雙眼。

...

“不是在禦書房？”範閑皺著眉頭，暫不理會撲麵而來的寒風，問身旁的姚太監。

先前傳出消息，陛下久候範提司不至。已經發了脾氣。小太監們接著範閑了，哪裏敢怠慢，就像腳上踩了風火輪一般。往深宮是狂奔而去，推的那個輪椅是吱吱作響，打著素色大傘的太監是東倒西歪，如果不是宮中地勢平坦，這一路狂奔隻怕早就把範閑的傷口癩破了。

姚太監跑的氣喘籲籲的。回道：“在...在寢宮。”

範閑心頭微訝，麵色也不怎麼好看。姚太監看著，才想起來這位年輕官員還是傷後之身陛下不能等。可是如果讓提司傷勢再發，自己也沒好果子吃，這才趕緊讓眾人把速度降了下來，劈頭劈臉一通亂罵，又討好地側臉說道：“冬範大人，沒顛著吧？”

範閑點點頭，說道：“沒這麼金貴。”

不一時，眾人便來到了皇宮圓中一處，不是皇后所在的寢宮。而是宜貴嬪所在。姚太監趕前幾步，入內通報，不一時便有人來接著範閑進去。

皇帝今天穿著一身便服，正坐在暖榻之上，有一搭沒一搭地和宜貴嬪說話，三皇子老老實實地坐在邊上抄著什麼東西。看見太監們推著範閑進來，他才住了嘴，淡淡回頭看了範閑一眼。

“受了傷，不老老實實呆府裏養傷，在外麵瞎跑什麼？”

一位皇帝對一位年輕臣子，貌似訓斥，實則關心，按理講，做臣子的應該感激涕零才是，範閑卻是暗自冷笑，若

真地關心自己，怎麼會等了十七年才來表現這些？如果真的是擔心自己傷勢，為什麼又急著宣自己入宮？

不過他麵上仍然應景地讓那抹微微感動一現即逝，然後平靜應道：“回陛下，好的差不多了，這才偷偷出去逛逛，正準備去林府接婉兒。”

“婉兒...回林府了？那宅子裏又沒什麼人...除了那個傻子。”皇帝似乎不怎麼喜歡把自己地外甥女和林府關係起來，麵色有些不豫。

宜貴嬪偷望著陛下臉色，嗫嚅笑著岔開了話題：“範閑，你傷沒好就到處跑...也不怕範尚書打你板子？”

皇帝微微一怔，旋即笑道：“範建...哪裏舍得。”

雖是笑話，但裏麵卻含著別的意思。範閑微微一凜，麵上堆起笑容，沒有接話。

皇帝看了旁邊正在抄書的三皇子一眼，對範閑說道：“你前些日子在太學整理出的幾本經策...朕讓承平這些天在學，太傅以為深了些，你怎麼看？...承平，去見過提司大人。”

三皇子姓李名承平，依慶國規矩，皇子們對於大臣都是極為尊敬的，陛下這聲吩咐也不怎麼出奇。三皇子趕緊住了筆，小心謹慎地走到輪椅麵前，對範閑行了一禮。

“這怎麼使得？”範閑坐在輪椅上，也無法避開。

“你如今是太學司業，正是份內地事情。”皇帝平靜說道，就像是在說一件很尋常的事情。宜貴嬪卻聽出來了，看來陛下有心讓範閑做三皇子的老師，一想到範閑地文聲武名，以及在朝政中的影響力，宜貴嬪忍不住眉開眼笑起來，越看範閑，越覺得順眼。

這副神色落到皇帝眼中，他忍不住笑了起來：“瞧把你樂的。”

宜貴嬪之所以受寵，就是因為至少在表麵上，她不會隱藏什麼心思，高興的時候就高興，此時聽著陛下揶揄，也不慌張，嗫嚅笑著說道：“謝謝陛下，給平兒找了位好老師。”

範閑聽著二位長輩自顧自說著，心中氣苦，暗想這事兒怎麼沒人來征求一下自己的意見？

三皇子捧著書卷過來，範閑接過來略略一看，抬起頭回稟道：“莊大家的經策之學是極好的，太傅以為程度深了也有道理，不過這幾篇隻是入門的東西，三殿下提前接觸一下，也沒什麼問題。”

君臣之間又隨意說了幾句，範閑小心應著，但知道皇帝肯定有些話要對自己說。果不其然，在喝了碗熱湯之後，皇帝看似隨意地開了口。

“外麵雪停了...初雪應惜，範閑，你陪朕去圓子裏逛逛。”

“是，陛下。”

皇帝站起身來，宜貴嬪微笑著，將一件大紅錦麵狸毛裏的鶴氅披在了他地身上。

...

離開宜貴嬪居住的漱芳宮時，雪已經停了，皇宮的地麵上一片濕清，卻沒有積雪，隻有圓子裏的經冬樹上掛著些雪痕，天上是灰白一片，紅牆黃簷雪枝青磚，十分美麗，空氣中沒有一絲雜味，清新異常。

皇帝披著大氅當前走著，一名小太監推著範閑沉默跟在後邊，一路上那些穿著棉褂的太監宮女遠遠避開，路邊遇著的則偏身於側，安靜不語。

“雪雨天，見朕不用下跪。”似乎是猜到範閑在想什麼，皇帝輕聲說道：“這是朕即位之後就定的規矩，天天跪來跪去，他們也不嫌煩...把衣服跪髒了，跪破了，難道不要內庫掏銀子買？”

範閑坐在輪椅上，悄悄將領口鬆了顆布扣，雪停風消後，感覺有些熱。聽著皇帝的話，知道話題要往內庫方向轉，他卻很無賴地不肯接話。

似乎有些恚怒於範閑的沉默，皇帝冷冷問道：“範家那個老二現在在哪裏？”

這時候已經到了宮中最僻靜處的一個圓子，前方有一彎小湖，湖中搭著石橋，通向中心那座亭子，亭上微有殘

雪，難掩黑石肅殺之意。